

## 关于周作人早期小说《孤儿记》

松冈俊裕

我是现在承蒙介绍的松冈俊裕。

首先我想对给我在南开大学讲演的机会的以张铁荣老师及耿传明老师为首的有关各位先生表示感谢心。

如众所周知，周作人一般以小品文作家闻名，其实他写过几篇小说，他的早期小说的代表作是《孤儿记》。第一个演讲的目的是研讨这篇《孤儿记》，先把我的看法简单地说明一下：“天演论”的看法是，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乃是支配人类世界的法则。周作人认为应当超越“天演论”的看法，他认为可以用维克多·雨果 Victor Hugo 的人道主义来与“天演论”抗衡。他受雨果的人道主义的影响，写出了《孤儿记》，以便在中国宣扬人道主义思想。他因为写了这篇小说而成为人道主义者，也就是说，《孤儿记》是周作人作为人道主义者的一个出发点。

我对于在现代中国人道主义或人道主义文学起过怎样的作用很感兴趣，现代中国人道主义的研究，人道主义最受人欢迎的时期，当然是在五四时期前后。尤其是周作人，作为人道主义的旗手，竭力介绍日本白桦派、俄国人道主义。象您们所知道的，他受到武者小路实笃等白桦派的很大影响，对他们开创的新村运动很有共鸣，亲自访问宫崎县日向新村，开设新村北京支部。五四时期周作人最早的作品发表在《新青年》上。该文题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把有人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周作人把陀氏看作人道主义文学者——的作品的论文翻译出来。由此可见，他对人道主义的关注很深。周作人是很突出的例子，还有不少受过人道主义影响的文学家，但都没有周作人受影响那么深。所以研究五四前后，对人道主义文学的作用进行考察，并不是没有意义。五四时期人道主义非常受到人们的注目，但这不是第一次。人道主义文学在清末也曾流行过一时。那时被介绍的是雨果的人道主义，周作人的《孤儿记》，就是在当时接受雨果影响的潮流中写成的。

我是从周作人自己的文章中，知道了这篇小说的存在的。在资料第 1 页上的几篇文章里，周作人把他跟雨果接触到执笔《孤儿记》的经历简单地作了介绍。比如说，自从梁启超在《新小说》上讲起雨果，登载过雨果的渴睡似的照片以后，大家都佩服雨果。周作人还读了苏曼殊翻译的《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原名是《惨社会》），对雨果更感兴趣了。1903 年鲁迅回乡时，收到了从东京寄来的日译本《怀旧》，于是鲁迅把自己在东京买下的八本一套的英文雨果小说集，寄给了南京的周作人。周作人反复地读其中两篇短篇小说，是描写一个死囚上断头台被处死前一瞬间的苦闷的《死囚之末日 Le Dernier jour d'un condamné》和描写一个有妻子儿女的穷困工人为充饥偷了一块面包而坐牢，又因在监狱里杀死监守而被处死的《克洛特格欧[现在中国《克洛德·格》通用] Claude Gueux》。周作人于是执笔写《孤儿记》，但中途缺乏想象力，后半部分大致成了《克洛特格欧》的翻译。

现在仔细考察一下。请看资料第 2 页(B)。这是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上所说“渴睡似的”照片。(C)是照片后面的说明。但是周作人说“《新小说》上讲起雨果”，据我看来，没有这样的事实。也许要翻看《新民从报》、《浙江潮》等留学生杂志。

接着，请看资料第3页(A)、(B)。这篇鲁迅翻译的〈哀尘〉，曾由藤井省三先生介绍过。原文是雨果《随见录 Choses vues》所收的〈芳梯的来历〉，鲁迅根据森田思轩的日译本忠实地翻译出来。译者附言也大致上遵从日译本。据历来的研究，这篇〈哀尘〉是雨果被介绍到中国的第一篇作品，一个很一般的人道主义的作品。大意如下：服装华丽的少年对卑贱的女子恶作剧，自己反而受了伤。但是警察盲信少年的话，责备女子，她差点儿蒙受冤枉。雨果看到事件的详细经过，同情这个女子，主动作证。

不久鲁迅得到的雨果的小说《怀旧》跟〈芳梯的来历〉意思稍微不一样。这篇也是森田思轩翻译的，原名是“Bug Jargal”，取名于小说里的黑奴。这篇小说取材于法国殖民地西印度群岛圣多明各岛发生的叛乱，是幻想气氛很浓的悬念小说。小说描写主人公法国军官与他的表妹的爱情，暗中羡慕她的黑人 Bug Jargal 与法国军官之间的超越敌我的兄弟爱以及法人与黑人之间的憎恶、猜疑心。不用说，小说里有人道主义的要素，但更值得瞩目的，则是小说对黑奴叛乱的描写。鲁迅首先翻译的是很一般的人道主义小说〈哀尘〉，后来得到写黑奴叛乱的《怀旧》，他对雨果的兴趣改变了。其实，鲁迅的思想态度变化，与当时在上海发生的苏报案有关。苏报案终于迫使变法派、革命派两派明确了各自的立场，鲁迅以苏报案为转机，舍弃了对变法派的希望，脱离暧昧的立场，明确地站在排满革命的立场。

从排满革命的立场接受雨果，苏曼殊《惨世界》也是一样。鲁迅得到《怀旧》的几个月以后，《惨世界》在上海《国民日报》上发表了。请看资料第3页(C)，胡寄尘题为〈说海感旧录〉的文章里指出“实则其中多鼓吹排满的话”。

《惨世界》登载《国民日报》的第二年(1904年)，鲁迅买到在美国出版八本一套的雨果选集英译本，寄给了周作人。“英文雨果选集”有两种，抄录在资料第4页(A)(a)的，即“The Works of Victor Hugo”(《维克多·雨果的作品集》)和(b)的，即“The Romances of Victor Hugo”(《维克多·雨果的小说》)。《孤儿记》自注里有“紧衣 Strait jacket”的记载(第10章)，把两种雨果选集对照一下，“The Works of Victor Hugo”把紧衣译成“strait-jacket”，“The Romances of Victor Hugo”把紧衣译成“solitary confinement”，还有“Hang man 刑吏”的记载(第12章)，把两种雨果选集对照一下，“The Works of Victor Hugo”把刑吏(刽子手)译成“hang man”，“The Romances of Victor Hugo”把刑吏译成“executioner”。附带地说，自注里还有“立枷 Pillory”的记载(第9章)，把两种雨果选集对照一下，“The Works of Victor Hugo”和“The Romances of Victor Hugo”把立枷都译成“pillory”，还有“慈善会的看护妇 Sister of Charity”的记载(第10章)，把两种雨果选集对照一下，“The Works of Victor Hugo”和“The Romances of Victor Hugo”把慈善会的看护妇(女护士)都译成“Sisters of Charity”。因此，周氏兄弟得到的雨果选集恐怕是“The Works of Victor Hugo”。这两种英文选集收藏在日本庆应大学图书馆，现在可以看到。请看资料第8页(A)和(B)。(A)1-4都是“The Works of Victor Hugo”(《维克多·雨果作品集》)的照片，(B)是“The Romances of Victor Hugo”(《维克多·雨果的小说》)的照片。据资料第1页(E)，周作人1930年前后把“八册英文的雨果小说集”卖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但是北大现在还收藏与否不清楚。

另一方面，周作人《孤儿记》，收录在阿英编《晚清戏曲小说卷》小说第4卷等，也可以看到(台湾有一种盗印版)。

其次，根据这些资料，具体考察一下周作人从雨果那里受到文章上、思想上的影响。开始

考察的一个线索，是周作人亲自写的《孤儿记》〈凡例〉。请看资料第2页(A)。一共有五条，现在看一下第1条和第3条。第1条说，周作人因“感于器俄(即雨果)《哀史》(即《悲惨世界》)而作”《孤儿记》。第3条说，《孤儿记》“第10章及11两章，多采取器俄氏“Claude Gueux”(即《克洛特格欧》)大意”。考察前，先把《孤儿记》的梗概简单地介绍一下。

小说中的主人公阿番出生于一个村庄的大户人家，小时父母先后去世，叔父把他领养抚育。但是叔父是很刻薄残忍的人，每天驱使如牛马，春天的某一天，因回家晚了，阿番被叔父赶出家门了。有一个驼背老人从小饱经风霜，曾经作过异族的奴隶，整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对阿番恳切相待。阿番在老人的指导下，学会了修鞋技术。阿番到了某个村庄，以修鞋谋生，几个月没有客人来，他不得已当了帮佣。可是他突然生病了，因完不成定额被解雇。就这样，阿番失去谋生之道，饿得不得了，终于沦为乞丐。阿番重新回到家乡，想投靠那个老人，老人已经去世了。这时他偶然遇见一伙强盗便入了伙，有一天阿番被逮捕，判决禁锢5年，关进市监狱。监狱里有个叫笛夫的少年分给阿番一块面包，俩人成了好朋友。然而狱吏嫉妒他们，把他们隔离开来。阿番想再跟笛夫在一起，屡次恳求狱吏，狱吏一直不理他。于是阿番杀死狱吏，随后自杀，但因为伤轻，没能死成。于是阿番因杀狱吏的被判死刑，监禁在人称“邱堇”(即坟)的郡监狱。阿番起初受不了监狱的生活，渐渐平静下来。最后大致开悟了道理，从容就死。以上是《孤儿记》的梗概。

这里介绍小说《孤儿记》中的一种“语言游戏”吧。主人翁“阿番”发音很像英文 orphan(意思是“孤儿”)，分给阿番一块面包的“笛夫”发音很像英文 defense(意思是“防卫”“防御”)。前者是我的一个学生，研究生想到的，不容置疑(日野杉匡大同学在信州大学研究院人文科学研究科2000年度后期研究报告会席上提到的，2001.2.5)。后者是我的看法，其实没有把握。

现在把《孤儿记》与《克洛特格欧》对照一下，《孤儿记》开头直到第8章阿番加入帮伙，被逮捕，判决禁锢5年，完全是周作人想象的产物。可以说，第9章到最后第14章，从关进市监狱到被处死，都是《克洛特格欧》的翻版。尤其第10章和第11章，如周作人在〈凡例〉所指出，大概承袭《克洛特格欧》的内容。以资料第4页(B)为一个例子，表示阿番杀死狱吏的地方。现将森田思轩的日译抄录下来。虽说是翻版，可有几个地方跟原文相当不同。请看资料第4页(C)。这是最后主人公被处死的地方，两者最大的差异是，周作人《孤儿记》里有描写旁观死刑的观众，周恐怕根据在中国的实例描写。而且，资料第4页(D)到(F)、第5页(A)到(E)都是雨果《死囚之末日》里描写旁观死刑的观众的地方。周作人执笔时一定利用了它。颇有意思的是，鲁迅也有旁观死刑的观众这个结构、观点。在有名的幻灯事件、〈阿Q正传〉里，都曾提及旁观死刑的观众。

接着，周作人在〈凡例〉第1条说，因“感于器俄《哀史》而作”《孤儿记》，请看资料第5页(F)。可见《悲惨世界》让周作人感动的是，雨果想解除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的人的苦难，他是为此而写出《悲惨世界》的。这样理解《悲惨世界》、理解雨果，似乎是要把雨果文学里的人道主义按原样整个儿加以接受。如上所述，周作人基于雨果的人道主义，想超越“天演论”即进化论的世界观。请看资料第5页(H)。这是《孤儿记》〈绪言〉。周作人首先说，由“天演论”第一次知道，世间人事的不公平、不平等促成了人类的演进。周作人对由“天演论”即能解释世界的动态、万物的变迁生灭，毫不掩饰地表示吃惊。但他并不认可“物竞天择”的道理。他很同情正在如此世界中痛苦挣扎的人，也很同情弱小的人们和弱国——中国是其中之一——

弱小的“群”。积弱之民没有办法发牢骚，忧患悲痛习以为常，最终沦落为脆弱无力的人。但是积弱之民除了成为脆弱无力的人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他们的悲哀一直要到世界末日才消失。即使世界演进，骚扰也一定伴随着演进永久地继续下去，因此世界上人类的悲哀一定不会消灭。周作人的看法是如此。那么，如何打破这个“天演论”的世界呢？请看资料第6页(D)《孤儿记》〈缘起〉，周作人反对强权说，即变弱者为强者。他怀疑由强者与弱者所构成的对立性的社会本身。他认为只有实现雨果《死囚之末日》里所说的“自由与健全同物”的看法，才能打破“天演论”的世界——换句话说，地狱世界。资料第6页(B)、(C)是这个句子的英译与日译，这样，原文的意思和周作人的解释，如他所说“语义微异”。总之，周作人所说“自由与健全同物”的意思是人在肉体上、精神上应该有自由与健全。

总之，在周作人看来，雨果的人道主义是和“天演论”的世界相抗衡，但是，《孤儿记》中的登场人物，如阿番，并没有表明应该有自由与健全的主张。周作人想通过描写生活在“天演论”的世界中的人们，把自由与健全的必要性告诉给大家。那么，登场人物有什么样的人，各人有什么样的思想？

首先请看资料第6页(E)。叔父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是很无情的人，也是典型的命运论者、天命论者。他认为天帝毫无偏颇、很公平地决定万物的命运。凡人被辱为奴隶，那也只有服从命运。所以阿番也一定会被天帝消灭。其次，请看资料第6页(F)、(G)、(I)、第7页(A)、(B)。一个同情阿番的老人，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个命运论者。他对阿番说：人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阿番既然蒙受灾难，就不能摆脱。这个世界是强权世界，人不能违反这个道理，善良的阿番多半会被淘汰，天帝不会救他。所以，阿番只能尽力支撑自己的灵魂，不堕落，以待末日。人不能预先知道天道，只能尽自己所有的一份力量，以期与天争胜，不管怎样艰难，也不该气馁。人在被给与的命运中，应该尽可能努力，可以说，老人的这个看法依据对天道、上帝的不信心。阿番的后半生大概象老人预言一样，他起初什么也不懂，只走苦难的人生道路，到了自己不能摆脱死亡，才明白老人曾说的话“悟道”，怀着对上帝的不信，从容走向死亡。此外，请看资料第7页(C)。阿番参加的一伙盗贼的头目也坚固想信“生存竞争”思想，向阿番说：“须知世间孰勿为盗行者”。

那么，周作人怎么以文学，尤其小说来表现这个看法呢？请看资料第2页(A)《孤儿记》〈凡例〉第4条。雨果的影响自不待言，其实还有梁启超文学功利论的影响。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里指出，文学、尤其小说能改造人民、改造社会。

《孤儿记》的特征之一，如周作人所说，虽然描写了对上帝不仁、人事不平的抱怨，但没有过分悲叹，也没有梦想幸福的状况，而是以主人公悲剧性的死亡结束了小说。所以，不管作品水平如何，这篇小说作为文学作品值得鉴赏。这个特征跟同时代、同倾向的小说略有不同。

另一个特征是，小说里有周作人对实现人道主义的期待，同时也有对此表示怀疑，并由此产生的虚无感。如上所述，周作人主张实现自由与健全，以便打破“天演论”的世界，同时又说，自由与健全从来没有实现过，也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实现。就这样，周作人并不是乐观地相信人道主义的实现。不要忘记，五四时期的周作人也一样，看起来乐观地提倡人道主义，但其实常有这样怀疑的看法。

周作人对作为弱者的民众的所具有的可能性不抱确信无疑的态度，毋宁说他们对他们抱有强烈的恐惧。不久他便体会到了“教训的无效”，终于降下人道主义的旗，但此后他可能还一直关心着人道主义。像这样，周作人毕生关心的人道主义，有时是雨果的人道主义，有时是俄国

的、日本的人道主义。对周作人与人道主义的关系进行考察，对于研究人道主义在现代中国起过的作用，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工作。今天在此略述，我对作为人道主义者周作人出发点的《孤儿记》的一点愚见，敬请提出意见、指教。

(2001. 9. 14 于天津南开大学文学院章阁厅讲)

## 資 料

### 第 1 頁

#### (A)

此後我又得到幾本文學書，但都是陀勒插畫的神曲地獄篇，凱拉爾(Caryle)的英雄崇拜論之類，沒有法子可以利用。那時蘇子谷在上海報上譯登「慘世界」，梁任公又在新小說常講起「鷺俄」，我就成了鷺俄的崇拜者，苦心孤詣的蒐求他的著作，好容易設法湊了十六塊錢買到一部八冊的美國板的鷺俄選集。這是不曾見過的一部大書，但是因為太多太長了，却也就不能多看，只有死囚之末日和“Claude Gueux”這兩篇時常拿來翻閱。一九〇六年的夏天住在魚雷堂的空屋裏，忽然發心想做小說，定名曰孤兒記，敘述孤兒的生活；上半是創造的，全憑了自己的貧弱的想像支撐過去，但是到了孤兒做賊以後便支持不住了，於是把鷺俄的文章儘量的放進去，孤兒的下半生遂成爲 Claude 了：這個事實在例言上有沒有聲明，現在已經記不清楚，連署名用那兩個字也忘記了。這篇小說共約二萬字，直接寄給小說林，承他收納，而且酬洋二十圓。這是我所得初次的工錢，以前的兩種女性的譯書只收到他們的五十部書罷了。這二十塊錢我拿到了張季直所開的洋貨公司裏買了一個白帆布的衣包，其餘的用作歸鄉的旅費了。

(周作人「學校生活的一葉」[『雨天的書』])

#### (B)

還有雨果的小說集，自從新小說上講起鷺俄(雨果的舊譯名)，登載過他渴睡似的相片以後，大家便非常佩服他，魯迅在癸卯回鄉間的時候，還託在東京的伍習之給他買新出版的懷舊寄來，那也是他的一種中篇小說，那時纔譯成日本文的。這部英譯的小說選集係美國出版，大冊八厚本，每冊只賣美金一圓，不算很貴，但在那時留學生每月共總只有學費日金三十三圓，要拿出十六圓來買這一部書，實在很不容易，有一回大概是得了一宗『外快』，給游歷官當通事，或者是月界旅行得了稿費也未可知，終於買了來了。這書寄到南京，一定是在乙巳年內，因為我抄譯這裏邊一個短篇(後來劉半農譯出，題云克洛特格歐)的一部分，寫了一小本孤兒記，乃是丙午年春天的事情，就只可惜日記不完全，這部大書寄到的月日均無可稽考了。

(周作人『魯迅小說裏的人物』附錄一「舊日記裏的魯迅 二五 乙巳」)

#### (C)

此外一件事，是半做半偷的寫了一篇文言小說，——爲什麼說「偷」的呢，因為抄了別人的著作，却不說明是譯，那麼非偷而何？我當初執筆，原想自己來硬做的，但是等到那小主人公「阿番」長大了之後，却沒有辦法再寫下去，結果只好借用雨果——當時稱爲鷺俄，因為在梁任公的「新小說」上介紹以後，大大的有名，我們也購求來了一部八大冊的英譯選集，長篇巨著啃不動，便把他的一篇頂短的短篇偷了一部份，作爲故事的結束。故事講一個孤兒，從小貧苦，藏身土穴，乞討爲活；及長偶爲竊盜，入獄做苦工，因為袒護同監的犯人，將看守長殺死，被處死刑。臨死將所餘的一點錢捐了出來，說道：「爲彼孤兒。」這裏明明是說的外國事情，因為其時還沒有什麼孤兒院的設備，不過那是只好不管，抄的乃是人家的「刊文」嘛。原本前一半

却是苦心的做了，說到那土穴的確用了點描寫的工夫，可惜原書既然沒有，也不可能來抄錄了；只是有蛇在草間蜿蜒自去，却拉扯到「天可見憐，蛇虫也不見害害」，未免有點幼稚可笑了。書名是「孤兒記」，有兩萬多字，賣給上海小說林書店，為「小本小說」的第一冊，得洋二十元，是我第一次所得的稿費，除在南京買了一隻帆布製的大提包以外，做了我後來回鄉去的旅費，輸給徐公岐他們的，大概沒有什麼。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六一「魚雷堂」)

(D)

我在南京的時候所受到的文學的影響，也就只是梁任公的「新小說」裏所載的那些，主要是焦爾士威奴的科學小說，以及法國雨果——當時因為用英文讀法稱為鷲俄的名字，此外則是林琴南所譯的哈葛德等，後來有司各得，其「薩克遜劫後英雄略」比較的有點意思。至於我所有的外文本文學書，就只有一冊英文天方夜談，八冊英文雨果選集，和美國朗斐羅的什麼詩，坡的中篇小說「黃金甲虫」的翻印本罷了。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七三「籌備雜誌」)

(E)

我得着消息之後，就先回家鄉去一走，將來由上海上船，不再回到南京去，把一隻木箱託付了吳君，進治裝費代領了一併帶到東京。那是一隻笨重的木板箱，裏邊有八冊英文的雨果小說集，這是我的又一部新書，雖然不會翻譯應用，可是於我很有影響，一直珍藏着，到了民國二十年左右才賣給北大圖書館的。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六二「吳一齋」)

第2頁

(A)

一、是記為感於鷲俄《哀史》而作，借設孤兒以甚言之。然世間亦未必無此等事，願讀者作一則實事觀亦可。(附及)《哀史》為鷲俄名著，共五卷。其自序云：「顯蒙貧困不絕迹於世，則此種書一日不可廢。」彼又嘗云：「此書為全世界而作。」其主義之大如此。各國已傳譯殆遍，而中國尚無之。惟終當不可淹沒，吾敬瓣香祝其出現耳。

一、著者久欲作是書，而終不敢下筆；逮至不可復忍而作，而視之仍毫無趣味。其故有二：一、思路窄；二、文筆劣。實則國學缺乏之故，敬敢謝罪。著者本意，欲於漢文上少加修飾，而為力所限，故多弱點。且存之，俟後日之改正。

一、是記中第十及十一兩章，多採取鷲俄氏 Claude Gueux 大意。此文係鷲氏小品之一，志此以示不敢掠美，且謝唐突。

一、小說之關係於社會者最大。是記之作，有益於人心與否，所不敢知；而無有損害，則斷可以自信。

一、記中間有意有未盡或費解之處，則於附錄中說明之。

(阿英編『孤兒記』「凡例」)

(B)

俄囂豪文大國法



Victor Hugo  
 (『新小説』第2号)

(C)

囂俄生于千八百二年卒于千八百八十五年十九世紀最著名之小說家也戲曲家也少有神童之目十六歲時應法國學士會院(按學士會院者法國文學之淵藪也)之懸賞投詩一首驚倒一世其後著作愈富各國無不爭翻譯之囂俄不特文家而已又大政治家也晚年爲國民議會議員大有所建白其沒也法人榮以國葬之禮年八十三

(『新小説』第2号)

## 第3頁

(A)

譯者曰：此囂俄隨見錄之一，記一賤女子芳梯事者也。氏之水夫傳叙曰：「宗教、社會、天物者，人之三敵也，而三要亦存是。人必求依歸，故有寺院；必求存立，故有都邑；必求生活，故耕地航海。三要如此，而爲害尤酷。凡人生之艱苦而難悟其理者，無一非生於斯者也。故人常苦於執迷，常苦於弊習，常苦於風火水土。於是宗教教義，有足以殺人者；社會法律，有足以壓抑人者；天物有不能以人力奈何者。」作者嘗於「諾鐵耳譚發其一，於哀史表其二，今於此示其三」云。芳梯者，哀史中之一人，生而爲無心薄命之賤女子，復不幸舉一女，閱盡爲母之哀，而轉輾苦痛於社會之陷阱者其人也。「依定律請若嘗試此六月間，噫嘻定律，胡獨加此賤女子之身！頰那夜迦衣文明之衣，跳踉大躍於璀璨莊嚴之世界；而彼賤女子者，乃僅求爲一賤女子而不可得，誰實爲之，而令若是！老氏有言：「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彼非惡聖人也，惡爲聖之足以致盜也。嗟社會之陷阱兮，莽莽塵球，亞歐同慨，滔滔逝水，來日方長！使囂俄而生斯世也，則割南山之竹，會有窮時，而哀史輟書，其在何日歟！其在何日歟！

光緒三十三年五月二十日浙江潮第五期

(魯迅識「哀塵」)

## (B)

ファンティーン Fantine のもと(千八百四十一年)

ユーゴー氏か水夫傳の序に曰ふ「宗教。社會。天物。是れ人の三敵なり而して人の三要も亦た茲に存せり人は必ず歸依の處あるを要す故に寺院あり人は必ず立つ所あるを要す故に市邑あり人は必ず活くるを要す故に地を耕し海に航す三の者の要此の如くにして其害又た更に甚し凡そ人生の艱苦にして其由を悟り難き者皆な斯の三の者より來るに非ざるなし故に人は常に迷執の爲めに苦められ弊習の爲めに苦められ風水火土の爲めに苦めらる是に於てか宗教教義の人を危くし殺すに足るあり社會法律の人を壓抑するあり天物の人力もて奈何ともす可らざるあり作者嘗てノートルダムに於て第一者を發し哀史に於て第二者を表し今ま此書に於て第三者を示す」とファンティーンは哀史中の一人にて即ち社會の弊習缺陷に苦めらる一人なり無心なる薄命なる賤しき女子と生れて中ころ不幸なる一女兒を擧げ哀史の中に在て母なる者の哀を関し盡すものはファンティーンなり余は久く涙を小説に灑けることあらず然れとも哀史を讀めるは會ま目耳曼に旅せるの時にありき孤窓夜深觀てファンティーンの事に到り願みて高堂垂白の二親遙かに天涯にあり或は不肖を夢み不肖を説き種々心を勞したまはんこと念へは輒はち愴然として卷を掩ふを免かれざること屢々なりけり本篇を見れば乃ち知るファンティーンか疾を獲る一段は全く作者實歴の一話より來りしことを夫の風流少年の惡戲賤女子の無辜及び巡查か少年を縦なち女子を捕らへ「六個月間からきめみるべし」と罵る聲に至るまで哀史の文筆々本篇に同しからざるなし然れとも哀史に在ては我先つファンティーンの平生の悲絶痛絶を感せるの眼を以て更らに此を讀む故に其心に激すること一層の深きものあるを覺ふ唯た其文の淡宕にして遠韻あるは本篇却て哀史の一段に優ざるに似たり是れ實を録するの文と意匠工夫の文と自から其異ある歟

思 軒 居 士

(森田思軒訳『隨見録』)

## (C)

曼殊譯の小説就是悲慘世界、據錢玄同先生告誦我的話、這本書是曼殊和陳獨秀先生合譯法文雨果(或稱鶻俄)的原著、最初書名只是慘世界、後來經胡懷琛先生加上一個「悲」字、並把獨秀先生的名字刪去、由泰東書局出版、只譯文的本來面目、胡先生曾向錢先生寫信聲明一字未改、不過我們就譯文看來、我們推想這部小說的第一部分和雨果的原著一定相差還不遠、只是第二部分恐怕曼殊或是獨秀先生增加改變原文的地方、一定不在少數！我們且看下面的說明。這本小說是部白話章回體的小説、一共十四回、就牠的內容看來、可說兩部無甚連絡的小説合併成的。第一部包括第一回至第六回相最末的第十四回、中間插入第七回至第十三回算是另外一部小説、(中略)〔這第一部〕我看他描寫金華賤落魄、棲皇、窘急的情境、能使讀者都替他捏着把冷汗、這樣本領、真是作白話小説的上乘！並且所說全是法國風光、不像第二部是中國人蒙上法國的面皮、文學所注重的地方色彩、全然看不出來了。第二部從第七回(略)起、藉金華賤做賊犯罪的事引出一位俠客式的社會主義家姓名明白、字男德的人來、(略)男德罵孔子說的「君子聞窮、小人窮斯濫矣」的話爲奴隸教訓、而提倡世界物件、應該爲世界人公用的主義、(略)又大罵尚海那個地方許多出名的愛國志士不過「嘴裏說得好、實在沒有用處、(略)」(略)第二部、總之是描寫人情險詐、要希望大家拿出良心來做事、(中略)這第二部小説教訓



的色彩太濃厚，描寫人物太過刻露，有時使人如重讀我佛山人的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一樣，藝術的意味就淡薄得很了！（楊鴻烈「蘇曼殊傳」『晨報副刊』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號、また『曼殊全集』第四卷所取）

慘世界係署鷲俄原作、實則其中多鼓吹排滿的話、半是曼殊杜撰的、鷲俄決沒有這樣的話。此書出版頂早、係在前清時。現在泰東書局的翻印本、改名悲慘世界。（胡寄塵「說海感舊錄」『曼殊全集』第五卷）

慘世界 國民日日報六十三號一一一五號 一九〇四年出版 發行所上海鏡今書局 一九二一年十月重印 發行所上海泰東圖書局 一九二五年四月三版同（柳無忌「蘇曼殊作品提要」『曼殊年譜及其他』）

（中島長文「陳独秀年譜長篇初稿〔一〕」）

第4頁

(A)

(a): The Works of Victor Hugo

New York, kelmscott Society, 8v

v. 1 By Order of the king. by Isabel F. Hapgood

v. 2 Bug Jargal. by A. Ward

Claude gueux. by A. Ward

Hans of Iceland. by Huntington Smith

Last Day of a Condemned Man. by A. Ward

v. 3 History of Crime. by Huntington Smith

v. 4 Les miserables. by Isabel F. Hapgood

v. 5 Les miserables. by Isabel F. Hapgood

v. 6 Les miserables. by Isabel F. Hapgood

Ninety-Three. by Helen B. Dole

Poems. by Helen B. Dole

v. 7 Notre-Dame de Paris. by Isabel F. Hapgood

v. 8 Toilers of the Sea. by Isabel F. Hapgood

(b): The Romances of Victor Hugo

New York & Boston,

T. Y. Crowell & Company, 8v

v. 1 Les miserables.

v. 2 Les miserables.

v. 3 Les miserables.

Bug Jargal.

v. 4 Notre-Dame de Paris.

v. 5 Toilers of the Sea.

v. 6 The Man Who Laughs

v. 7 The Last Day of a Condemned.

Ninety-Three.

v. 8 Claude gueux.

Hans of Iceland.

- ・ Hang man 刑吏(『孤児記』注)  
hang man (a)  
executioner (b)
- ・ Strait jacket 緊衣(『孤児記』注)  
strait-jacket (a)  
solitary confinement (b)
- ・ Pillory 立枷(『孤児記』注)
- ・ Sister of Charity 慈善会的看護婦(『孤児記』注)

(B)

斯時、阿番挽獄吏腕、疾曰：「否、汝即不能、亦須明言其故、究以何因離間予伴、相窘辱歟？」

獄吏曰：「我已言之、是其故。」

言未半、引手握門上之鐙、啓戸欲去。

斯時、阿番忽引退。衆囚愕然、見其自袋中疾取斧出、斧光閃閃映燈影下。忽奮然三擊、落於獄吏之首、顛骨已裂、倒臥於地。阿番舉斧復擊、蓋盛怒之下、不能即止。刃毀其面、第五擊、破其右股。

獄吏遂死。

阿番徐顧、悽然笑曰：「今當及其二矣！」引斧自砍胸次、血流滿衿。顧斧已鈍而力亦盡、創雖重、不能殊、喘息不止、亦倒於獄吏殘尸之上、昏瞶不復覺。

(阿英編『孤児記』第11章)

クラウドは看守に觸るゝばかりに近づきて猶ほ物靜かに「少なくとも余に何が故に余を死に抵さるゝやを知らしめよ、御身は何が故に我々を引離せるや」、「余は既に汝に答へたり唯だ余が之を欲する故に」

と云へるまゝ看守は出口の盾を抽かんとする那時快やくクラウドは隠し持てる斧を揮るへり一聲の叫びたも得なさず看守はソコに倒れたり其頭腦はクラウドが電光の如く打下せる三たびの痛撃によりて割り碎かれたり第四の一撃に看守の顔は全く破れぬクラウドは狂氣の如くなりて既に死せる屍に更に又た一撃を加へたりクラウドは斧を投げすてゝ叫びたり「今こ其他の一人を」

他の一人は即ち己れなりきクラウドは其妻の剃刀を取り出して己れの胸に刺したるが刃は短かく胸は深ければ死するまでに傷くる能はず遂に血に塗れたるまゝ看守の屍の上に累なり伏せり

兩個の孰れを以て是れ殺されたる者と目すべきにや

(森田思軒訳『クラウド』)

(C)

是日、蓋市日也、來觀者較當時爲多。野蠻之世、當以殺人爲榮、故棄市必以時、必以地、以誇示於民、若自喜者然。阿番出獄、即以車載二人而行、有鹵簿前導。此鹵簿蓋凶儀也、爲

状滋惨淡可怖。道旁觀者，男婦老幼恆切切私語，不知何作。已而車過，則寂然無聲，唯輪聲軋軋，觸粗石作厲響而已。

未幾，抵刑場。刑吏與牧師前導，引阿番登臺。未一分鐘，時至矣。阿番舉其被縛之右手，以金示牧師，婉語曰：「爲彼貧人！」(For the poor)

於時，鐘樓之鐘方八擊，阿番之言爲鐘聲所涵，牧師不之聞。阿番俟第一擊既畢，復申言之曰：「爲彼貧人！」詞益溫，貌亦益和，此蓋爲彼最後之語矣。

鐘方八下，餘響未絕，阿番之首已墜於地。

而阿番遂死。

(阿英編『孤兒記』第14章)

渠は將さに其の刑具に縛せられんとするとき彼の五フランの銀貨を取りて僧侶に付し「貧民に」といへり

時計の針の正に八たび打つトタンシカく高尚にシカく敏明なる此の男は身首所を異にしたり

(森田思軒訳『クラウド』)

(D)

群集はみな笑うだろう、手をたたきだろう、<sup>ぐっさい</sup>喝采するだろう。しかも、喜んで死刑執行を見に駆けてくるそれらの自由なそして看守などを知らない人々のうちには、その広場にいっぱいになる群立った頭のうちには、私の頭の後を追っていつかは赤い籠のなかに転げ込むように運命づけられてる頭が、一つならずあるだろう。私のためにそこに来てるがやがて自分のためにそこへ来るようになる者が、一人ならずあるだろう。

(豊島与志雄訳ユゴー『死刑囚最後の日』第45章)

(E)

市庁の一室にて

市庁にて！——私はこうして市庁に来ている。呪うべき道程はなされた。広場はすぐそこにある。窓の下には嫌悪すべき人群が吠えている、私を待っている、笑っている。

(豊島与志雄訳ユゴー『死刑囚最後の日』第48章)

(F)

周囲では人々が低い声で話していた。

戸外には、空中にうねってる振動のような大きな音がしていた。私ははじめそれを河の音と思った。しかしどっとおこる笑い声を聞いて、群集であることがわかった。

(豊島与志雄訳ユゴー『死刑囚最後の日』第48章)

第5頁

(A)

「あれだ、あれだ！」と群集は叫んだ。「とうとう、出てきた。」

そして私に近い者らは手をたたいた。人民からいかに愛されてる国王であろうと、これほどの歓迎はされないだろう。

車はふつうの荷馬車で、<sup>やせ</sup>瘦せこけた馬が一頭つけられていて、ピセートル付近の野菜作りらが着るような赤い模様の青の上っ張りを着てる、荷馬車ひきが一人ついていた。

三角帽の大きな男がまっ先に乗った。

「こんにちは、サンソン先生！」と鉄柵にぶらさがってる子供らは叫んだ。

一人の助手が彼につづいて乗った。

「ひやひや、どんたく先生！」と子供らはまた叫んだ。

彼らは二人とも前部の腰かけに座った。

こんどは私の番だった。私はかなりたしかな態度で馬車に乗った。

「しっかりしてる！」と憲兵のそばの一人の女が言った。

その不逞な贅辞は私を元気づけた。司祭が私のそばに来て席を占めた。私は馬のほうに背を向けて後ろむきに、後部の腰かけに座らされたのだった。そういう最後の注意を見てとって私はぞっとした。

彼らはそれを人情のあることだとしている。

私はあたりを見まわしてみた。前には憲兵ら、後ろにも憲兵ら、それから群集に群集に群集、広場の上はまるで人の頭の花畑だった。

鉄門のところに、騎馬の憲兵の一隊が私を待っていた。

将校は命令をくださった。荷馬車とつきそいの行列とは、いやしい群衆の喚声で押し進められるように動きだした。

鉄門を通過した。馬車がポン・トー・シャンジュのほうへまがった時、広場じゅうが敷石から屋根に至るまでどっとわき立ち、ほうぼうの橋と河岸とがこたえ合って、地震のような騒ぎになった。

(豊島与志雄訳ユゴー『死刑囚最後の日』第48章)

(B)

花物河岸は香りを立てていた。花市の日だった。花売娘らは花をすてて私のほうに駆けだしてきた。

真正面に、パレ・ド・ジュスティスの角となってる四角な塔のすこし前方に数軒の居酒屋があって、その中二階は好位置だということで見物人でいっぱいだった。ことに女が多かった。居酒屋にとっては上乘の日がちがいない。

テーブルや椅子やふみ台や荷車などが貸し出されていた。どれにもみなしなうほど見物人が乗っていた。人の血をあてこんだ商人らが声のかぎりに叫んでいた。

「席のいるかたはありますか。」

そういう群集に対して私は憤激を覚えた。彼らにむかって叫んでやりたかった。

「俺の席のほしいものはないか。」

(豊島与志雄訳ユゴー『死刑囚最後の日』第48章)

(C)

私たちは最後の河岸に進んだ。私はもう目が見えず耳が聞こえなくなりはじめた。それらの人声、窓や戸口や商店の格子窓や街灯の柱などに積み重なってるそれらの頭、食欲な残忍なそれらの見物人、皆が私を知っていて私のほうでは一人も知らないその群集、敷石も壁も人の顔でできてるその街路……私は酔わされ、茫然とし、白痴のようになっていた。あれほど多くの人の目が自分の上ののしかかってくることは堪えがたいものである。

(豊島与志雄訳ユゴー『死刑囚最後の日』第48章)

(D)

私はただ横手に、左のほうに、河のむこうに、ノートル・ダームの塔をちらと見ただけだっ

た。そこから見ると、その塔はもう一つの塔を隠している。見えるのは旗の立った塔だけだ。塔の上には多くの人がいた。彼らはよく見えたにちがいない。

そして荷馬車はますます進んでゆき、商店はつぎつぎに通りすぎ、看板は書いたのや塗ったのや金色のがひきつづき、いやしい群集は泥のなかで笑い躍った。そして私は、眠ってる者が夢のままになるように、連れてゆかれるままに自分をまかせた。

(豊島与志雄訳ユゴー『死刑囚最後の日』第48章)

(E)

裁判官と死刑執行人とは出ていった。私はひとりきりだ。——二人の憲兵と一緒にただけだ。

おお、山犬のように叫び声をたててる恐ろしい群集！——わかるものか、私が彼らから選<sup>選ば</sup>れられないかどうか、私が助からないかどうか、私の赦免が……。私が赦免されないということがあるものか。

(豊島与志雄訳ユゴー『死刑囚最後の日』第49章)

(F)

著者曰：「人生異趣，而憂患同趣。世界永存，則罪惡與苦難亦未有盡也。於今所誌，以同一方面而言，則孤、奴、乞、病、盜、殺，其現狀既如此；以異一方面而言，而嫠孀、婢妾、娼妓，其現狀又何如也！昔鷲俄作《哀史》，嘗恨三大問題之難解決，曰：「一、男子以困窮而落魄；二、女子以飢餓而墮落；三、小兒以蒙昧而顛越。是三者，天下之所同痛也。我欲記之，而我無方。」雖然，才如鷲氏，可謂至矣；發其全力，著而為書，而其效亦竟何若？嗚呼，是則國民心理之所關，而徒致憾於天心之僨僨者為無當也！不才如予，更復何言！予欲無言，遂闕筆。

(阿英編『孤兒記』「識語」)

(G)

述者曰：「嗟夫！人世之有獄也，人徒知斬其曲几，而不知几非自能曲也。彼投閒其教師而任之以獄吏，民如之何其不死也。鷲俄有言曰：『矜首，此一問題也。然使播之漑之，終且進於佳殺，胡待鋤而去之耶？自非然者。以今所為，吾民之元被刈如秋瓠者，得勿太多也歟！諸君試黜此八十人之刑吏，以其俸供教師，當可得六百也』。彼又曰：『罪惡猶疾疾也。下民多罪，汝胡勿以醫師來，屑刀圭之藥以塗鐵火之創，則愈矣。』其言甚摯。然治獄者胡知是，則亦執行之，仍其舊貫，而自居於庸醫而已矣。庸醫固惟能殺人耳！」

(阿英編『孤兒記』第12章)

(H)

曩讀屈氏《天問》，見其設難立詞，幽玄崇美，莫可比喻。心甚喜之，以為不亞《神曲》，及按柳州之對，則雖辭旨瑰麗，意氣激昂，而終未能析理入微，盡發天心之隱。竊怪子厚憂患餘生，才思絕俗，而尚未克及此，寧天道之信微茫而莫可淺測耶！嗣得見西哲天演之巫，於是始喻其義，知人事之不齊，實為進化之由始，初無所用其歎詫呼號，為世人鳴其冤苦。蓋舉凡宇宙萬有之變遷生滅，為古今人之所欲索解而無從者，靡不可以此一理包涵之而無復餘蘊。嗚呼！天演之義大矣哉！然而酷亦甚矣。宇宙之無主宰，此人生苦樂，所以不得其平。而今乃復一以強弱為衡，而以競爭為紐，世界胡復有寧日。斯人苟無強力之足恃，舍死亡而外更無可言。芸芸衆生，孰為庇障，何莫非孤兒之儔耶！匹夫匹婦不能得多助於天，其殘忽以死，可無論矣。即試推之一國一羣，其理亦莫不視此。弱小之國懼於強暴，禍患頻仍；而又苦於呼籲之無門，則由漸而習，戚戚之尤，乃或轉為浩浩。人方稱以為異，而不知積弱之民，非神明與體質並進

於頑，萬無能倖存於一日。此孤兒之國民所以可悲也。嗟夫！大地蒼莽，末日何屆！其惟與悲哀長此終古歟！即使不然，當其漸演漸進，姑無論進何所止，抑或烏託邦之可期，而人類悲哀，亦奚能絕迹於大地！即其演進所經，其騷擾至久，亦已大可歎矣！昔魯俄有言曰：「自由與健全同物。」斯言也，未能踐之於今昔，寧將踐之於將來乎！未可知也。嗚呼！此天演之義所以為千古之不磨，而終未能變魯氏之心，而塞靈均之間者也。吾記《孤兒》，吾意無盡；欲盡宣之，而未能達。不如且已耳。丙午閏四月平雲偶書。

(阿英編『孤兒記』「緒言」)

## 第6頁

(A)

「自由與健全同物」一語，見法人魯俄 (Hugo) 《死囚末日記序》。語意微異。

(阿英編『孤兒記』「譯余剩義」)

(B)

Nor will order disappear with the hangman; do not think this. The arch of future society will not fall for not having this hideous keystone. Civilization is nothing but a series of successive changes. Which one are you going to help? The change of punishment. The gentle law of Christ will penetrate our laws after a while, and will shine through them. Crime will be looked upon as a malady; and it will have its physicians in place of your judges, its hospitals instead of your prisons. Liberty and health will be one. They will pour balm and oil where the iron and fire have left scars. It will be simple and sublime. The cross will take the place of the gallows. That is all.

March 15, 1832

(下線部は引用者)

(C)

秩序は死刑執行人とともになくなりほしないだろう。なくなるなどと思つてはいけぬ。未来の社会の穹窿は、その醜い要石がなくても崩れほしないだろう。文明というものはあいついで起こる一連の変更ほほかならない。いま人が直面しようとするのは、刑罰の変更にある。キリストの穏和な掟は、ついに法典にもはいるこみ、法典を貫いて光り輝くだろう。罪悪は一つの病氣と見られるだろう。そしてその病氣には、医者があつて裁判官のかわりとなり、病院があつて徒刑場のかわりとなるだろう。自由と健康とは相似たものとなるだろう。鉄と火とが当てられたところに香料と油とが塗られるだろう。憤怒をもつて処置されたその病苦は慈愛をもつて処置されるだろう。それは単純な崇高なことだろう。磔刑台のかわりに据えられた十字架。それだけのことである。

一八三二年三月十五日

(豊島与志雄訳ユゴー『死刑囚最後の日』「序」。下線部は引用者)

(D)

著者曰：吾爲此書，不過驅於一時之情，初無覃識洪思磅礴胸次；或有不平於人間，因託事稗官以舒吾憤；而吾文淺陋無章，又胡足以爲載。且人天之際，其理至爲覃微。使淺乎言之，徒以人生之困苦爲詞，而不深究夫進化之至理，惟爲是咄嗟嘆叱，寄恨於造物之不仁，斯其言

每不免陷於鉅繆，而為當世學子之所笑，吾何敢焉。雖然，吾聞之：人生以苦樂為究竟，否此者皆屬塗附之辭。故茫茫大地，是衆生者有一日一人不得脫離苦趣，斯世界亦一日不能進於文明。固無論強權之說未能中於吾心，而亦萬不能引多數幸福之言，於五十百步生分別見者也。嗟夫！一夫之呼譽，於事本無足重輕；然自達人觀之，何莫非濁世迷淪之惡兆。試觀東西文家之所記述，與夫古今詩人之所哀歌，其言抑何相類也。著者不敏，竊本斯感，以作是書。縱其所陳樸素斷續，令人不懼；甚或犯學術上之大不韙。竊言雜出，不免為識者所譏訶；而吾書則竟如是矣。

(阿英編『孤兒記』「緣起」)

(E)

阿番聽鳥而起，依犬而臥，如是者日以爲常。偶有過犯，則更益以馬尾之唾，如唾牛然。無衣而凍，無食而餓，唾扑狀其外，殷憂伏於內，沴厲之氣，風日之酷，勞動奔走之苦辛，有以摧其精神而傷其體魄。阿番於此，可死者屢，而終不死。非惟不卽於死，且無疾也。其叔之言曰：「吾儕至信天帝，以其不定萬物之命，無有偏頗，凡人辱在奴隸，本迴會所應爾。且其理亦特異。鹿兔之子生而能行，與以芻草，卽能長成，而奴子勞役，亦鮮死病。誠以天賦若輩，其賤等耳。」彼本是說以行事，遂更有所不惜，以爲此理莫可移易。蓋彼固深信天帝，而自謂向道者也。天下每有其人，自謂見理至眞，遂致執行其己見而更不可以理喻，置他人之呼籲於無聞。彼果意斯人背此理而妄行，宜必受殲於天帝，爲天命之不可逃也。此殆庸人偏見之所同，而阿番遂因之無幸矣。

(阿英編『孤兒記』第2章)

(F)

而獨憐阿番，與之語，且餌之。顧窮，亦不常得食，惟按膝對談而已。老人嘗曰：「嗟夫孺子！人生困頓，娃在與靈魔爲緣。而否泰之機，尤難以人力爲競。須知種業因陳，無能倖免。老人昔居此村，證以今日所遭，重如夢影。孺子父祖，在當日果亦村中之秀，而今何若？故家喬木，摧伐爲薪，惟餘三尺斷墳，荒草離離，令人雪涕耳。而究之雪涕者亦有幾人！孺子今至摧辱爲奴，亦孰憐者？是知天意人心，若相感召。卽老人亦從憂患中來者，當日情形大與孺子相似。雖幸存至於此日，而一念前塵，猶爲惕惕。想孺子哀罹此劫，又胡能免。他日自至其境，當信老人之言爲非妄也。」

(阿英編『孤兒記』第2章)

(G)

老人瞿然曰：「孺子，然也。吾曾爲海盜奴。海盜非吾類，其相待可以想見。逃吾幸而得脫，顛越以返故國，而吾命勿良，復墮惡境，困苦殊無少愈。究之異族固虐，而世人不自愛其種，乃與海盜無別，是可痛也。孺子生丁此世，於勢更復何望。所當勉支其靈魂，勿俾墮落，待至末日。當記取如老人今日者，則近樂土之期不遠矣。」

(阿英編『孤兒記』第2章)

(H)

補靴老人之言，多激而不中於正；然甚切直，如爲海盜奴一節，皆痛心之言。

(阿英編『孤兒記』「譚餘剩義」)

(I)

斯時老人進行一步，復語曰：「孺子，吾言誠哉。魔劫未已，又安得死！土阜之穴暫以寄居，亦

復甚佳。雖是地多狼，願亦不至爲吾害。老人顛連困苦垂數十年，而厄運所丁，初未嘗見困於猛獸。此事言之可痛，今且勿論。汝當安居穴內，以俟天意之所向。後日若暇，行當就與汝談，以慰岑寂。吾今且行，孺子勿悲。要知處此世界，無能求佳趣也。」

(阿英編『孤兒記』第3章)

## 第7頁

### (A)

老人曰：「孺子言當。鬼邱陰寂，殊不宜於少年。少年血氣方剛，雖偶遭磨折，安得遂爾衰縮如死蟬。所當自求其後日之生趣，以冀立於世間。惟以老人言之，則卽他處亦胡能容汝者。老人自幼而老，閱歷已多，統攬世界，人天之競如此。芸芸衆生，庶不外爲服與所服二端，苟不能強橫，舍死亡別無他策。國種興亡，亦同此理。是知強權世界，此中人又安能背此而自生。吾觀孺子馴良，恐無以得免於淘汰。心理之良楛所趨，天道亦因之而變。彼信教之徒，動言性惡，是亦大有至理。願既爾爾，而猶欲言補救，亦胡能者，殆惟天帝耳。然天帝究亦何有？當孺子受鞭呼辱時，有誰聞者！故吾謂大地茫茫，卽易地恐亦必適於孺子也。」

「然此特老人私言，爲孺子計，誠何能以山穴爲久居？使如是者，赤暑嚴寒，行且將至。凡是皆足以斬刈人生，其何爲備？且孺子依草木爲食，一旦天時變，地力盡者，荒荒原野，將安所得食？在理是宜他行，願未知孺子亦嘗籌劃及此否也。人生要需，厥惟食住二事。天地爲廬，平原爲榻，尙不憂無所容膝。宇宙主者，卽可爲吾居停主人。而吾人非蟬，未能吸風飲露以自活，此則所可悲也。且世途困苦，卽風露猶或斬之，汝更於何處求食者？今老人爲汝計，似當自食其力，庶不至俯仰娃人。願汝何所能？吾意不如且從我業縫，吾當相授。異日學成，老人當更爲汝地。若其濟否，則吾亦未敢知耳。」

(阿英編『孤兒記』第4章)

### (B)

一夜，老人數說既竟，危坐屋隅，垂首沉思。久之，忽舉首曰：「孺子，汝行期至矣。汝業已成，當不憂無衣食地。汝當勤慎爲之，雖天道之不可知，而人力亦不可不盡，以期與天爭勝。未至無可奈何之頃，勿卽聽其自然，如螫蟲之殭，以自待於盡。孺子記之，汝明日當行！老人漏盡鐘鳴，且夕就木，又安能長爲汝伴者。願亦不可無以助汝。」

(阿英編『孤兒記』第4章)

### (C)

見阿番食既，復語曰：「乞兒，汝胡樂爲丐？曷勿食肉糜？天色甚寒，胡以尙無寒衣？人孰勿死，而汝以丐死饑寒，於汝庸有利乎？人生何常，欲自存者唯以力，以強力，以盜！」言至此，覆述數遍，喃喃不止；已而忽迴顧，齟齬強笑曰：「汝亦知蒼木之山，有無賴日狼者乎？孺子，卽我是也！」

阿番聞語，爲之一驚。其人復曰：「汝勿驚，須知我初亦馴兒，猶汝也。我曾學書，成績高出儕輩上。願至爲無賴，而今乃爲盜然。孺子，無賴、盜皆我是也。我盜羊乃得肉食，盜帛乃得寒衣；勿如是者，吾且早殭，如邱原之枯骨，亦誰知者。」復以手指側二人曰：「彼屠人，彼石工也。其初未嘗不欲以工易食，以終其生，而今乃流與我儕爲伍，人事安可料者。卽昔日與我爲鄰之餅師，今亦流落無復人狀。當時吾偶竊攫其餅，卽痛罵無已。昨日適市，則見其睥睨慮側，攫他人之餅矣。阿餅狂走，其狀不異昔日之我，是可笑也。嗟夫，孺子！須知世間孰勿爲盜行者。生存競爭，天下滔滔者皆是，特彼等其心，而吾儕其迹耳。」是時二人垂首無語，似



回憶其當日之景，不勝悽然。唯壯夫尚談笑自若，以彼歷苦難多，殆有以磨鍊其心而不易動者。然見孺子之飢寒而惻然動念，亦不可謂非豪士矣。

(阿英編『孤兒記』第8章)

第8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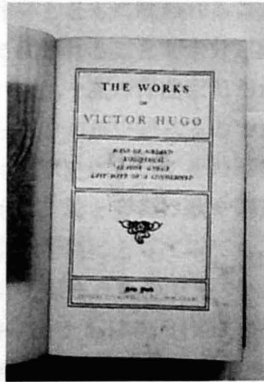
(A)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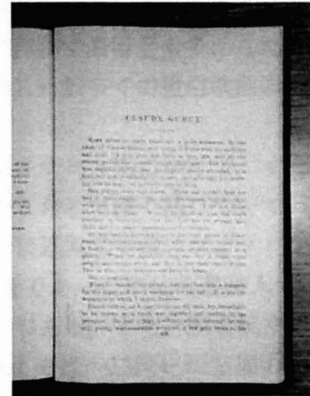
(B)



(A) 2



(A) 3



(A) 4